

河西
宝卷集粹

下卷

王学斌
纂集



河西

玉卷集粹

下卷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河西宝卷集粹/王学斌纂集.
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0
ISBN 978-7-300-12447-6

- I. ①河…
- II. ①王…
- III. ①宝卷 (文学)-西北地区-选集
- IV. ①I27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3410 号

河西宝卷集粹

王学斌 纂集
Hexi Baojuan Jicui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010-62511398 (质管部)	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	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58 mm×236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版
印 张	58.25 插页 7	印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890 000	定 价	198.00 元 (上下卷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风雨会宝卷

混沌一开分浊清，三皇五帝各有荣。

明主忠臣铸青史，昏君奸佞留臭名。

列位父老乡亲，兄弟姊妹们，今日个闲暇无事，请大家坐下，给你们念一卷《风雨会》，细心听听，也会很有益的。正是：

要知古今事，多把宝卷听。

有悲亦有喜，更识大理行。

人生世间辈接辈，先贤业绩代代传，
要知过去多少事，就得向学勤钻研。
今个大家坐端正，听我来把宝卷念，
不说三国和两汉，却就李唐起话端。
自从高祖兴大业，南征北战不安闲，
更有世子李世民，反王烟尘都灭完，
扫北征东开疆土，文治武功出新篇，
留下一片煌煌业，千秋众口夸贞观。
太宗驾崩高宗立，后宫幸宠武则天，
灭唐称周改祖制，一统天下多颇偏。
中宗虽说登龙位，不过虚名挂身边，
立他废他都有主，全在太后股掌间。
睿宗坐了没多久，又把龙位推旁边。
跟着又来李隆基，屡易年号称开元。
先人打下一统业，这时尚如日中天，
稍稍振作不懈怠，国库盈盈万民欢。
自是志得意又满，想乐乐得奔西川。

话说这唐朝，那高祖李渊太原起兵，倒炆帝，灭群雄，南征北战，一统天下。传子传孙至李隆基时，才仅仅六世，从戊寅开国到改元天宝，不过百年时间，先祖雄业、余威尚在，稍加整治，便日臻富足。再遇上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，就更加是国泰民安、万姓咸从的盛世了。那李隆基登基后，也曾有过一段“开元盛世”；但孙

承祖业，不是打江山的皇帝，不知创业之艰难，稍有点政绩，就自以为了不起，能到了天上，便吹个不亦乐乎。也自然耽于嬉戏，近美色，亲佞臣，无端地把王皇后废掉，又杀了两个不肯听话的儿子。此举震惊朝野，臣民渐生怨声。不幸那武贵妃又产后受惊，血崩身亡；一些忠正老臣，告老的告老，辞世的辞世。上朝时便缺少推心置腹直言面谏的诤臣，回宫去虽说有无数的宫娥采女环顾左右，但却无天姿国色，伴宿侍寝之人。由是心绪不宁，双眉紧锁。那个贴身内侍高力士，跟前伺后，窥透其心，便私禀玄宗，到民间选取美女，以安慰龙颜。此时的李隆基，也巴不得有人提出这个由头，便准其所奏，并差他亲自去督办此事，到苏扬杭闽诸地，若有绝色美貌者就选取入宫来。那高力士讨得了这一份美差，就兴冲冲地带上侍从，出朝行事了。那高力士是历代宦官中的一个名角，正主意没有，歪主意倒装了一肚子。在宫里整天价跟着皇帝转悠，端茶尝膳，扇凉驱蝇，干伺候人的活。如今领了圣旨外出，平步青云，身价倍起，他自然要好好地享一享被人伺候的美味了。一路行来，各地方官恭接敬送，极尽珍馐美味，遍奉奇货异宝。因为谁的心里都明白：伺候这等奴才，比伺候皇帝还难行，稍有不到处，他到皇帝面前一句话，自己还能戴稳那顶官帽子吗？而皇帝，自己一生中恐怕还见不上一回哩。就这样，高力士的这次出行，给老百姓添出了不少啰唆来。

如今再说那闽中兴化县珍珠村，有一个秀才，姓江名仲逊，年过四十，夫人展氏，只生得一个女儿，名唤采萍。幼承父训，九岁便会赋诗作文，长到十六岁时，不仅人品出落得如一朵带露芙蓉，无比娇艳，而且习会了琴棋书画，多艺多才，美名儿自然不脛而走，传遍了乡里。

这高力士一路行来，过苏扬，经杭州，并不是那里没有绝色佳丽，而是他的游兴正浓。在外面多游览两天，自然在宫里就少干两天伺候人的活。他乐得在外头多寻访些时日，于是就一路南行，径直儿到了兴化县，把这诏书一说，那县官吏员，便把江采萍的名号递了上来。高力士一听，要亲自召验颁旨，差人们就把这个圣旨传到了江仲逊家里。正是：

事因名声起，祸自美貌来。

有差人，把诏书，宣读已毕，



江仲逊，就只能，跪拜行礼。
细思想，我夫妇，再无子嗣，
只生得，采萍女，独个无依。
自幼儿，娇惯得，形影不离，
还指望，招女婿，家业承继；
谁知道，皇王爷，生出此意，
选美女，竟到这，偏乡僻地！
父女们，一离别，后会无期，
亲骨肉，分割在，海东山西！
当娘的，抽噎着，直洒泪滴，
女孩儿，在一旁，大声悲啼，
一家人，就怕的，死别生离。
迎接的，轿夫们，已进门里，
再痛苦，也只能，按旨行事。
丫鬟们，忙忙去，准备行李，
有采萍，别母亲，洒泪施礼，
上金轿，仍不停，滴湿轿底。
高力士，传命令，闲人回避，
他亲自，监护着，送往京里。
尽管是，水旱路，阴晴不一，
各官府，看护好，并不费力。
到京里，拜见过，玄宗天子，
把详情，直说了，半刻有余。
李隆基，听完话，笑溢双眉，
宣采萍，上金殿，亲看虚实。
江采萍，听召唤，莲步轻移，
伏丹墀，呼万岁，燕语莺啼。
李隆基，一望见，千娇百媚，
叫贤卿，莫跪拜，快快站起。
叩一头，仰起首，亭亭玉立，
那容颜，真个叫，花羞月闭。
后宫中，有三千，粉黛佳丽，
无一人，能与卿，比赛高低。
叫长随，快快儿，扶进宫去，

当殿上，把伊父，加爵封赐。
江仲逊，听此言，忙稟言语，
愚本是，村野夫，不习官礼，
请万岁，准为臣，回归故里，
耕几亩，薄田地，晨起昏息。
李隆基，见丈人，这般知趣，
降旨意，再厚赐，极尽情谊。

话说这江仲逊，自幼在这山村里待惯了，不会也看不惯那官场中的种种客套形式、虚情假意，更不会像那些人钻营奔兢；但事已至此，就只好领旨，去光禄寺饮宴了两天，由内侍官差人，护送回了原郡。

如今再说那采萍姑娘，尽管舍不得离开爹和娘，但到了皇宫里，出入行走，宫女们前呼后拥，无限风光，又加上是天子新宠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大了的女娃娃，天性使然，过些时日，便把离娘之痛，忘得一干二净。整天里换出个笑模样，把个李隆基喜得视她为须臾不离的心肝宝贝，她要啥，便传旨给办啥。随后他听得江妃爱梅，就立刻降旨，修建梅园，倾国之力，不到一年，一切如愿。竣工吉期，就传旨在梅园设宴，请皇室诸王和众大臣们同饮共宴，着梨园子弟全体着妆奏乐。是日，丝竹和鸣，铜鼓共振，君臣传杯添盏，听歌看舞，好不快活。正是：

梅园开新谊，宁王生非心。

诸王遵旨来梅园，共为玄宗助笑颜。
玄宗带着江妃到，君臣一处乐翩翩。
头次走进梅园里，细看细瞧细把玩。
金亭画栋闪五彩，烹龙庖凤敲檀板。
歌音婉转绕雕梁，琼浆满泛琥珀盏。
万紫千红放群卉，浓荫嫩绿碧连天。
无端美景看不尽，不愧皇家第一园。
玄宗落座诸王拜，传杯把盏不停闲。
众人饮酒在席间，忽闻清清琴音传，
诸王听得皆痴迷，齐称要把妙人见。
玄宗此时笑颜开：江妃献技深宫院，
诸位王兄愿意看，着她献技理当然。



诸王齐把万岁喊，臣等应该早拜见。
 玄宗传旨宣江妃，内侍跑得勾颠颠。
 江妃接得此旨谕，即刻移步到席间，
 诸王一齐来行礼，口称喜把贵人见。
 玄宗代她一摆手：罢了免礼各归筵。
 转身再把江妃唤，你奏一曲《菩萨蛮》，
 好让诸王聆仙音，也展爱卿妙才干。
 江妃领旨不怠慢，调音调律调弦管。
 百鸟朝凤鸣切切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
 众王一把耳目新，清酒喝得红了脸。
 最是宁王喝得多，魂儿难守旧心肝。
 眉又挤来眼又闪，盯着江妃出狂言：
 皇嫂亲斟酒一盞，即使醉死也心甜！
 江妃听得话不端，给他一个不言传。
 蹙起蛾眉拂袖口，疾步转回深宫院。

当下玄宗见江妃拂袖而去，他也就摆下诸王和众大臣，紧随江妃而去。暂进宫院，江妃仍有些颜汗面赧，怒气未平。玄宗便连声儿笑着：“真是小孩脾气，宁王是自家的族弟，说那么句话你就生气，不值得，不值得。朕为你修了这么好的去处，头一遭就弄上个不欢而散，那还成什么话！今后可再不能这样子任性了。你知道，朕是为你才修梅园的，以后，你就改叫梅妃吧。”那江妃听玄宗说得如此甜蜜，只好又赔出笑脸：“那就谢谢万岁了，妾身焉有不听之理，就当今天没那回事吧。”

如今再说这宁王，他乃玄宗族弟，平日里仗着是皇王爷家的人，行为就有些放荡不羁。今天乘着酒兴，拿出了出格的言语和动作，可谁知那梅妃出自良家，又入宫不久，家规国法约束极深，不似轻薄女人。她的带气离席，扫了玄宗的兴，自然更使宁王无地自容，后悔不已，被别的几位王爷责劝了几句，更觉得有些后怕。回到府里，反复寻思，要是万岁发起恼来，如何是好？思来想去，那驸马杨迥足智多谋，不如在他跟前请教个妙法，以防杀身之祸，岂不更好。主意拿定，就差人去请。宫中下人领命，去不多时，便把杨迥请到。客厅上谦恭施礼，分宾主落座，献茶品茗后，杨迥开言问道：“千岁叫臣前来，莫非为梅园之事？”宁王笑道：“你如何知

道？”杨迥笑道：“这事啊，连万岁爷都看出来，撂下众王走了，还有哪个人不知道呢？”宁王面带赤色，用乞求的声调问杨迥：“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，千万高示一二。”杨迥听了，自然是一串哈哈笑声：“莫急呀，莫急，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河。我有两条妙计，只要你照着去做，保你无忧。”“啥高招，你快说，保险亏不了你！”“千岁啊，这只能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我给你悄悄儿说吧。”于是，两个人一边品香醪，一边咬起了好一阵耳朵。

第二天早朝，宁王便袒露左臂，身负荆条，俯伏金阶，连连叩首请罪：“万岁啊，臣昨日在梅园，蒙万岁赐御酒，性愚贪杯，不胜酒力，出乖露丑，有误圣恩，罪该万死，请陛下重处。”玄宗见他如此自责，倒也生出宽容之心，便说道：“罢了。若要较真，那天下人岂不说朕重色而轻天伦。你只不过几句玩笑话，一点非分之想，而又不是非分之举。朕就不追究它了，下殿去吧。”金口玉言，才放平了宁王提得悬悬儿的一颗心，于是连连叩首，谢恩入班。

此时那驸马杨迥步出朝班，三叩九拜后奏道：“启禀万岁，臣见后宫嫔妃，不下三千，遍多佳丽，何故远访闽地，看重梅妃一人？”玄宗道：“多虽多矣，但绝色不多，奈何？”杨迥道：“陛下欲得绝色，足不出京，便可访着个才貌双全，天下第一的人来。”“她是谁？比这梅妃如何？”“臣阅人多矣。俗话说，一个大家子的蛮胜过十个小家子的贤。这个人出身名门，久习音律，兼通辞章，比梅妃强出百倍。”“她是谁啊？你快快讲来。”“她呀，就是寿王府里的歌女杨玉环。你听听，单这名字，就晶莹剔透，通体生光哟。”

列位听众，这李隆基一听见杨玉环貌美艺高，就生出了占纳之心。我国在唐朝以前，北方各游牧民族时而南侵，封建礼教和婚俗都处在不断的演变中。一是礼教规矩还不十分严格。二是帝王们的占有欲无限地膨胀，国土财富都可攫为己有，占一个女人有啥不可以！三是当时承袭的婚俗并不专一，所以唐初子纳父妾，兄占弟媳的事很平常，区区小事，无足挂齿，早有先例。李隆基一想，只要玉环合自己的心，寿王那里，多封赠些官爵财宝，再送他几名美女，不就一切都完了吗！于是便着高力士去寿王府传旨。正是：

君王不易做，爱色种祸根。

高力士，忙出班，领了圣命，
忙到那，寿王府，去把旨行。



这寿王，一听见，如此情形，
君王要，自个儿，焉敢不遵！
叫家丁，唤玉环，前来询问，
你可愿，去宫里，伺候圣君？
那玉环，挤出来，泪珠三分：
咱情愿，陪千岁，度过终生。
可是我，可是我，身不由人，
当臣的，绝不敢，无故抗君！
实指望，能和你，白头共枕，
岂知道，万岁爷，更爱佳人。
杨玉环，叫殿下，你且宽心，
我不中，君王意，还能相逢。
高力士，见他俩，痴情难分，
在旁边，使劲儿，催促动身。
上玉轿，过长街，行色匆匆，
来到了，金銮殿，叩首打躬。
迈开了，婀娜步，杨柳轻动，
三叩首，仰一脸，天桃红云。
把玄宗，直望得，目不转睛，
真个儿，比梅妃，俊出十分！
朕有福，自然是，连开桃园，
你有福，做贵妃，平步青云。
命宫娥，拥进宫，沐浴净身，
你荣华，带父兄，一同高升。

古人有名句，单赞那杨妃之美：

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
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。
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

这玄宗一见杨玉环樱唇送笑，星眼勾魂，百般娇媚，万种风韵，锦衣泛香，莲步生春，便从头到脚，喜了个不亦乐乎。就传旨宫娥采女，快扶玉环入宫，沐浴更衣，准备是夜临幸不提。这自古以来，是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如今李隆基既然看上了杨玉环，那就必然要封赏她的亲族友朋了，只要杨玉环一说话，他就啥推辞

也不打。于是，先着高力士去把寿王请来。那寿王朝见罢，玄宗便说：“难为你忠心，将玉环赠我。朕今将左卫将军韦昭的女儿赐你为妃，其父已歿，由朕主婚，择吉成亲吧。”寿王连呼万岁，便回府去筹备完婚事宜。这正叫做：送走了个穿绿的，又捡着了个穿红的。随带的妆奁所赐，一按皇家例制，其丰盛荣耀，难以言表也。

再说那杨玉环的父亲，名叫杨元炎，当时不过官授着一个极低的司户之职。可由于他生了三个宝贝女儿，以后就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。他有一个养子，名唤杨剑，这人原是武则天时张昌宗的儿子，因其父屡祸于朝廷，后来受刑伏法，临死时将儿子托与杨司户照管。凑巧杨元炎无子，便将他改名杨剑，一是好避人耳目，二是好顶门立户。长大成人，早学会了一大套趋炎附势、蝇营狗苟的技巧，直到靠着妹子飞黄腾达。这是后话，暂且按下。

那玄宗再着高力士，在宣寿王之后，又宣来了杨元炎父子，等他们行过礼后，便当殿加封：封杨元炎为尚书；儿子杨剑，那个剑字乃金刀兵器，与国不利，今日赐名杨国忠，封为侍郎。元炎妻封为凉国夫人，玉环的二妹封为虢国夫人，三妹封为韩国夫人。另选吉址，重起府第。杨家父子从此权震朝野，君临天下，时人无敢侧其右者。

那玄宗天子呢，自从纳了杨玉环之后，便俨然换了一个人。民间有句俗话说：“婆姨嫁三嫁，衣裳边儿会说话。”那杨玉环进宫来，已非处女，因此她取悦君王的手段，比平家出身的梅妃要高超得多，笼络得玄宗整日里在梨园中消磨，饮酒、赏舞、习乐、唱歌，亲近色艺，疏淡朝政，一应事务托给了杨国忠和李林甫照料，有了大舅子，放心着哩。

如今再说那梅妃，自游梅园后，再没有见过玄宗一面。向宫女打听，原来是皇上又新纳了一个杨玉环，抛却故人恋新欢。于是自思自叹，忍不住委屈的眼泪挂满腮。正是：

入宫承欢未多久，凋零冷阁泪长流。

有梅妃，坐深宫，自艾自怨，
怨万岁，负奴心，又恋新欢。
自幼儿，习礼仪，读过圣卷，
入宫来，哪件儿，踏错走偏？
论容貌，也正是，花苞初绽，



哪点儿，不如人，违君心肝？
 君不来，一切儿，都在改变，
 伺候得，也没有，先前舒坦。
 虽说有，好吃喝，也难下咽，
 宫女们，虽做伴，寡语少言。
 凄楚景，熬得人，长吁短叹，
 远不如，在家里，自在安然。
 面子上，享富贵，名声赫显，
 骨子里，却压着，几堵大山。
 一更里，想父亲，喊死不喘，
 你女儿，在深宫，何等可怜！
 在家里，有父母，朝夕相伴，
 在这里，却整日，孤孤单单，
 可知晓，女儿我，日夜思念，
 守青灯，更叫人，心神不安。
 二更里，想母亲，不能相见，
 儿思母，终日里，泪洒衣衫。
 娘为我，整乌云，又裹脚片，
 手把手，教针工，时刻不闲，
 懂事了，仍每日，梳头洗脸，
 襁褓中，更昼夜，挪湿换干。
 三更里，想故里，山青水甜，
 任我看，任我玩，好不自然；
 看寒梅，吐鲜蕊，三冬亦暖，
 望红莲，呈娇色，九夏生艳。
 今日里，深宫院，行走不便，
 仅望见，巴掌大，一片蓝天。
 四更里，又想起，离别家园，
 老娘亲，送出门，眼泪拌面。
 我的父，放不下，慈心一片，
 跋山水，顶风霜，送到长安，
 临别时，又嘱咐，言语千万，
 怎知我，今日里，愁烂心肝。
 五更里，天渐明，珠泪涟涟，

可怜我，这一世，枉活人间。
万岁爷，一嫌弃，奴身卑贱，
下人们，一个个，另眼相观。
刚进宫，与现在，如隔天渊，
都是她，挑拨偏，万岁心田。

那玄宗一有了新欢，便很自然地就冷落了梅妃。年轻女孩，最易怨春。当她从宫女口中得知此事后，一晚上没有睡着觉。哀哀戚戚地等到天刚亮，那些伺候的宫女，忙忙地端来了清水，请她净面。当看见她一脸忧云，双眼红肿，就劝道：“娘娘何必要每日啼哭，这样又解决不了问题，你不如亲自去见万岁，见机而行事，有何不可。”梅妃听此话倒还有理，便用点早膳，重新梳妆打扮了一番，带上几个宫女，就往杨妃住的南宫来了。

话说这梅妃欲往南宫，迤迤而行，从御花园旁经过。岂不知瞌睡遇着了枕头，恰巧玄宗也在那里看花。梅妃就走近前去，施礼见驾。玄宗一见梅妃，带笑说道：“哪阵风把朕的梅妃给吹来了？朕今日本想差人宣你，不意想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呢。”梅妃躬身答道：“听说万岁又纳了一个新人，我是一来给你道喜，二是想见一见新人，切磋切磋音律，难道不好吗？”玄宗满脸堆下笑来：“妙妙妙啊。这有何难？”当下就命宫女去请杨贵妃来，在御花园中摆上御膳，玄宗在上首坐了，右首杨妃，左首梅妃相陪，那些宫娥采女，或罗列左右，歌舞伺候，或忽焉往来，盛饌奉承，把个李隆基招呼得浑身儿都堆下笑容来。戏耍一会，那玄宗便说：“今天二美聚会，喝淡酒太无味，应当让爱妃各写一首诗来，记此盛事，方不负良辰。”于是梅妃和杨妃领命，各启开文房四宝，倾吐才艺。片时间各呈出一首七言绝句来。那梅妃写的是：

抛却巫山下楚云，南宫一夜玉楼春。
冰肌月貌谁能似，锦绣江天半为君。

杨妃的一首写的是：

美艳何曾减却春，梅花雪被更清贞。
总教借得东风早，不与凡花斗色新。

玄宗读了，连声称好，就命教坊司拿去配曲，待再一个双美会上传唱。那梅妃和杨妃两个人，听见玄宗称好，虽面子上连声谢



恩，但心里面却各有各的打算，都怕对方贬低自己，而自己又想千方百计地变着法儿贬低对手。那杨妃是个十分工于心计的人，肚里的活路儿，八个梅妃也比不上。故再挨过了个把月后，玄宗的眼里，就只有玉环了，而把梅妃撂在了孤零零的深宫里。

如今再说那塞外营州地方，有种异族，内中有一人家，生得了一个异常俊俏的男孩，小时候依地方起了个乳名，唤做阿落山。长大后，因渐近汉俗，便学之，因其母姓安，故从母姓，改大名叫做安禄山。为人奸猾，性极乖巧。随后因这个部落破散，其属众便乘机各逃其生。安禄山自然也随大流，撂下了那一片故地，辗转到幽州，投到节度使张守圭麾下。先做了一名小卒，找着了一个不愁饭和衣的地方。后来，办了几件事，他都拿出与常人不一样的聪敏，被张守圭看在眼里，收为义子，随之封他做了平虏讨击使，便一天天地发达了起来。

忽一日，探子报道：契丹人兴兵犯边，逼近幽州。张守圭听了，除差人再探外，便命安禄山带兵去守边拒敌。这安禄山是头一次带领这么多的人去和契丹人真刀真枪地实干，心里虽有几分不踏实，但一看到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的威风场面，身上又冒出几分大气来。正是：

领兵出关靖边患，号炮难换凯歌还。

安禄山，在校场，点齐人马，
五万兵，一个个，顶盔贯甲。
先锋官，领精兵，头前出发，
催粮官，押粮草，随后到达。
点左营，点右营，各遵军法，
点前营，点后营，半点不差。
将佐们，一个个，都把剑挂，
众军士，列方阵，刀枪如麻。
安禄山，点罢名，一声令下，
答应声，直如同，炸雷咔嚓！
那骑兵，一个个，跨上骏马，
出营去，只觉得，一路飞花，
踏踏踏，风卷云，人人惊怕，
老百姓，紧闭户，抗紧篱笆。

赶到了，边塞上，就把营扎，
放号炮，不过是，夸耀自家。
这打仗，全在于，计多谋大，
凭力气，不过是，一条傻瓜！
安禄山，他没有，背过大架，
茅屋里，才出来，眼高手狭，
扎营盘，不懂得，地利三法，
随军士，由性子，想咋就咋。
只等着，到明天，冲锋厮杀，
却不料，敌半夜，来把营扒！
敌营里，早备好，偷袭人马，
三更时，静悄悄，暗暗出发，
到得了，营门前，才举火把，
挥兵器，扑进去，乱砍乱拿。
人家是，有备来，士气正大，
这一厢，失主动，仅能招架。
有的兵，尚酣睡，还说梦话，
有的兵，酒喝得，醉死麻达。
想逃跑，路不熟，尽是坑洼，
头伸出，被人家，砍了西瓜。
不知道，围来了，多少人马，
混乱中，多少人，自相践踏。
安禄山，惊醒时，兵已败垮，
呼左右，无一人，过来应答。
提战刀，又无法，找到战马，
只好是，杀血路，逃命为佳。
契丹兵，甚英勇，能战能杀，
直杀得，禄山兵，喊爹喊妈。
如饿虎，扑羊群，威风大撒，
禄山兵，被赶得，连滚带爬。
安禄山，跑得快，未把血洒，
五万人，折大半，心如刀挖！
粮草堆，被烧得，要啥没啥，
前后营，被杀得，血满山峡！



话说那个安禄山，小聪明过人，但于行军打仗等大事上，毕竟是热情有余，理智不足，经验太少，调度无方。结果一战未开，就被契丹兵偷袭，虽未全师覆没，却实实在在地溃不成军。等收住散兵一查点，仅剩三万人，自思我初次上阵就这样损兵折将，如何回见义父？正犹豫间，只听中军禀说，元帅有令，速速回城讲话。安禄山只好硬着头皮，放下天胆，骑马回城，进帅府来见张守圭。那守圭一见，不由大怒，瞪大双眼呵斥道：“你身负重任率领大军，调度无方，如此惨败，挫吾的军威，岂可宽恕！推出去斩首示众，以正军法。”两边军校一拥而上，鹰捉小鸡似的，将安禄山就往堂下推去。安禄山连声大叫：“义父饶命，义父饶命啊！这两军交战，胜败乃常事耳。为何就要斩杀我？”守圭听言，止住军卒说道：“你既然不服，我也谅你。但这败军，有损国威，我今送你上京，万岁若能宽宥你，就是你的万幸了！”于是吩咐军卒，一面打造囚车，送安禄山进京领罪，一面选差别人领兵去战契丹。

如今只说这安禄山，被打入囚车，由军卒监押，径往长安而来。正是：

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

禄山被囚，难卜前途。

安禄山，入囚车，泪如雨淋，
越思想，越觉得，后怕担惊。
想当年，在营州，好不带劲，
吃由我，穿由我，一切顺心，
只可恨，老天爷，倒长眼睛，
整部落，受难辛，各奔西东。
到幽州，捡回了，一条活命，
投守圭，遮住了，雨雨风风。
恨自己，心太高，得蜀望陇，
当小卒，伺候人，总感不平，
凭着我，三寸舌，日夜调弄。
把主帅，认义父，不停高升。
谁知道，领兵事，不是吃饼，
只一仗，弄得我，头焦额青，
张义父，怪我把，军威太损，

不宽赦，装囚车，立解京中。
这多年，都未把，人心暖稳，
京城里，更加是，两眼陌生。
万岁爷，震怒了，龙案拍动，
杀个人，就如同，捻个蛆虫！
苦太多，愁不尽，心事重重，
更难辛，毒日头，晒疼全身！
古时候，那囚车，是个木笼，
圈住人，四面儿，进雨透风，
忽冷了，忽热了，刺面削颈，
如刀剃，如箭射，罪过不轻。
说不尽，一路上，苦难流刑，
一个月，才到了，长安城中。
进城去，先交付，刑部勘问，
再奏知，万岁爷，御笔批审。
例朝日，那唐王，驾坐龙庭，
传圣旨，提禄山，当殿面君。
安禄山，到殿上，俯首跪定，
细瞧他，才是个，黄毛孩童。
看来是，张守圭，用人不谨，
娃蛋子，咋可以，独当大任！
朕赦你，这一次，好学上进，
仍去那，平庐郡，戴罪立功。

话说那唐玄宗，一看见安禄山，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，望过去倒还一表人才，听他开口讲话，满脸堆笑，声音洪亮，伶牙俐齿。凭着心中的一时好感，竟信口说道：“朕看了张守圭的奏章，说你贻误战机，损兵折将，本该斩首。但朕看你年纪尚轻，经见不足，故赦免你。仍去平庐，戴罪立功，下殿去吧。”安禄山见万岁竟如此海量，真个从天上跌下大元宝，喜不自禁，便爬在殿上，连呼万岁，频频磕头，直到玄宗倒觉得过意不去，命御林卫士扶起他为止。就这样虚惊了一场后，他又兴高采烈地去了平庐。正是：